

蔡献臣：民思士仰的“用世才”

袁雅琴



蔡献臣故居

蔡献臣，字体国，号虚台，别号直心居士，同安翔风平林（金门）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一生博学多识，以直言敢谏著称，宦海沉浮坚守高尚品格，被赞誉为“用世才”。

皇帝赐改地名

蔡献臣出生在同安平林村，传说由美人山双乳峰俯瞰此地，则呈现一片森林，故起名为“平林”。后由“平林”改为“琼林”，还有一个非同一般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平林村人才辈出，一里之地，竟出了进士六人、举人七人、贡生十五人、武将六人，真是文臣武将同辉。他们步入仕途以后，忠孝廉节，政声卓著。其中就有蔡贵易、蔡献臣这对父子进士。蔡献臣10岁的时候便随父任所，从小好学上进，见闻广博，后与同乡蔡懋贤、蒋孟育、陈基虞、黄华秀为同榜进士，史称“五桂联芳”。蔡献臣还与蔡复一、许獬、卢若腾合称“金门四秀”。明天启年间，鉴于蔡献臣才华非凡，学问纯正，为官清介，赶走蛮夷有功，福建巡抚邹维琏还上奏明熹宗朱由校，将蔡献臣祖籍地“平林”改名为“琼林”，熹宗皇帝接受了邹维琏的意见，并特赐了一块“御赐里名琼林”匾，平林自此便改为了“琼林”。皇帝赐改地名，这份荣宠实在难得。皇上还随后召蔡献臣进京为南

光禄寺少卿，可见皇帝对蔡献臣才华品格的认可。

初为官疏请皇上

蔡献臣考中进士后，初授刑部主事。蔡献臣初为官时，便有为国家排忧解难之心。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第三个儿子，他在位 48 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时神宗久不问国事，靠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辅佐，尊李皇后为太后。李太后在万历皇帝亲政后，就不再理朝堂之事了。后来唯一一次出现，是在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之事，发生了“国本之争”，李太后才不得不出来斥责万历皇帝，结束了这场儿戏般的“国本之争”。蔡献臣虽为官不久，却敢于大胆站出来，为此事疏请皇上，他的奏疏很有水准，言辞恳切，表达中肯，大家也知道他的为人正派，处理公务公正，有公平之心。司寇王元美还大夸蔡献臣，称他为“用世才”。这样，蔡献臣便脱颖而出，得到了重用，以后历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礼部主客郎中及仪制司郎中。

公正评理遭围攻

礼部仪制司郎中，是正五品的文官，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蔡献

臣在任仪制司郎中时，凡是与仪礼有关的事件，都态度鲜明地极力维护旧典。有一次，朝廷在讨论事情，蔡献臣公开与礼部尚书展开辩论，据理力争，口若悬河，硬是把对方给驳倒了，由此对方心怀不满，结下了仇怨。后来，蔡献臣又在皇帝面前与人争辩，依照旧典，言辞激烈，势不饶人。他这种敢说敢言的直性子，让殿前的很多官员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吃亏。然而，蔡献臣却神情坦然，镇定自若，初心不改。

明代神宗朝会时有个不好的习惯，一会儿开一会儿停，而且开会时每个人的位置不固定。有一天开会，有一阁部官员与监察御史为位子的事激烈争执起来，不相上下。这时候有人请礼部仪制司郎中蔡献臣出来评理。《老残游记》里有句话这样说：“大凡人肚子里，发话有两个所在，一个是从丹田底下出来的，那是自己的话；一个是从喉咙底下出来的，那是应酬的话。”蔡献臣根据制度，公正评说，判定阁部官员所争正确，监察御史有违制度，结果得罪了一批监察官员，监察官员们立马前来围攻蔡献臣，有的甚至朝他大吐口水，蔡郎中极其狼狈，苦不堪言。但是不久后，他们再发生类似争论，仍然请他来评理。

惨遭诬陷被罢官

蔡献臣这种清廉耿直的真性情得到了神宗的赞赏，将他派出京城，以参政头衔分巡常镇，也由此再升迁为湖广按察使。“按察”相当于古代的“陈臬”，按察使又叫“臬台”。按察使的主要任务是赴各道巡察，考核吏治，主管一个省范围的刑法之事。可为官清介的蔡献臣，任上被礼部右宗伯以“楚藩案”（即辽王朱宪爌谋反案）参劾罢归。众所周知，末代辽王肆无忌惮、专横跋扈，辽王朱宪爌被御史陈省以不法诸事而弹劾。当时也有人为礼部尚书鸣不平，便弹劾了蔡献臣，不久他便遭太监诬陷，被罢了官，只留痛惜和冤叹。明代于谦在《入京》诗中有说：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蔡献臣心境大致如此吧。

乐当伯乐荐贤能

蔡献臣被削职遣返原籍之后，本打算从此闭门读书，但他却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许他原本就是操心的命，总是闲不下来。县令李春开请蔡献臣修撰本县地方志，蔡献臣应承下来并用心修撰。书修成后不久，蔡献臣再被朝廷起用，升任浙江巡海道，以后又为浙江提学。

提学是“提督学政”的简称，是古代专门负责文化教育的高级地方行政官。他在识察与举拔贤能上，不仅有爱才惜才的胸怀，而且具有伯乐的眼光，状元朱之蕃，就是他所取之士。朱之蕃是明代大臣、书画家，万历二十三年科举状元，官终礼部右侍郎，任上曾奉命出使朝鲜。浙江学子为此立生祠纪念蔡献臣，后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蔡献臣对同安先贤林希元也极其推崇，对于这位明代正德、嘉靖间的名臣，蔡献臣认为他不仅在传承朱子学方面有很大贡献，有功于儒学，能说会写，才华出众，一生著作颇丰，而且耿直正派，敢伸张正义，乐为百姓做事，命运似乎也跟自己有相同之处。林希元爱上疏直言，揭露宦官搜刮地方民财，贿赂朝廷权幸。他在奏疏中的一句“纵鹰犬以鱼肉吾民”触怒了朝廷，被罢官回了家。享受居家生活的林希元与邻里之间相处融洽，乡里间百姓如果有人受欺压，总能受到林希元的庇护。林希元后来得到正直的朝臣举奏，于是东山再起，为大理寺丞。蔡献臣在敬佩他之余，极力向福建提学冯烜上疏推崇，使林希元配享“文公祠”。

蔡献臣对于宋明两代金厦杰出的人物邱葵也是满怀崇敬和爱戴之心。“满目乾坤都是恨，头毛白尽更愁吟”是邱葵的真实写照。邱葵临终遗嘱不治坟茔，没有人知道他的尸骨埋在哪里，后人发现他的墓为衣冠冢，只有很多残余著作存放在故居。蔡献臣在访问邱葵故居时大发感慨，

于是题诗一首：“一拳突兀水中间，遥想先生冰雪颜。人似柴桑真伯仲，诗追击壤异间关。生当颓运身终隐，志在遗经手自删。为问百年归骨处，后昆指点泪痕斑。”诗中，蔡献臣将邱葵与陶渊明相比，认为二人难分伯仲，陶是厌官归隐，邱则赐官却聘，他认为要做到后者，难得多。也许，蔡献臣感到邱葵与自己的境遇有相同之处吧。

为父老乡亲奔忙

在海边长大的蔡献臣时刻忧患沿海之安危。因为常在厦门与金门之间往返，所以他熟知台湾和澎湖的地理位置和对大陆的重要性。他眼光敏锐独特，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总在力言抗谏。

蔡献臣在任时给皇帝的奏折中认为，澎湖者，为漳泉海民耕渔之区，而与台湾为邻，其内则浯洲、则烈屿、则嘉禾，皆同安都圃，如果一旦从澎湖撤兵，那么荷兰殖民者则会趁机而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浯洲之去澎湖也，七更船，其去台湾也，十更船”。在这份奏折中，可以看到蔡献臣对东南沿海局势的深刻剖析，澎湖与厦门、台湾唇齿相依，澎湖乃是护卫内地的折冲和前哨。可惜他的见解并没有受到重视，以致家乡屡受倭患。

罢官回乡后，蔡献臣仍然为百姓的事奔忙。百姓凡有困难，他都及时上诉官府，以求得解决，并视之为己任，

乐此不疲为家乡父老乡亲奔波操劳。家乡的海丰庄田上有道朱堤，每次修复每次都坍塌，后患无穷。蔡献臣便上书说：“筑之所以屡坏，由人资不如约，用不充，故无法彻底加固堤岸。维兹海丰之田，受产二百八十余亩，收不薄也，海丰之上曰朱埭（今埔边村），坏则患下贻于海丰，不筑朱埭，海丰非田也。”乃召有田之农家语之，把田分为三等，按亩按等提取修埭基金，众皆如约。他为筹集资金的事四处奔走，后来在堤旁真的加修了一道 6600 余米长的堤岸，就在现在集美区后溪镇坂头桥东，海丰田从此安然无事，连年保收，老百姓受益之后，对蔡献臣夸奖不已，《闽书》作者何乔远撰《蔡虚台先生筑海丰朱埭堤岸功德碑颂》，立碑为他歌功颂德。

蔡献臣解甲归田后做的地方公益事业还有很多，比如捐资倡修三秀雪山岩、马巷通利庙、香山岩僧舍；还倡修和尚桥、西安桥、重筑海半埭等，数不胜数，功德无量。

赋闲在家著书立说

蔡献臣仕宦生涯 30 多年，其实是“宦游家食参半”，有一半的时间赋闲在家。解甲归田后的蔡献臣，回到同安城南别业望洋庵居住，著书立说，吟诗作赋。他的一生阅历大都与家乡紧密相关，在所有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同安风土人情的记载。他应县令李春开的聘请，编纂《同安

县志》，风格上颇有《春秋》的谨严。他为其中的水利志作序，敢于批评吏者不重视水利，以致造成持续干旱。

蔡献臣的才华还可以在其洋洋巨著《清白堂稿》中得以见证，“看得军民分业，而其事必不可以相兼。前议以民直抚按，而以军直盐院出巡。盖亦泥有田、有役之说，而急为解纷释争之意”。这部留存后世的著作——《清白堂稿》是一部具有较高地方史料价值的文献，现已列为《厦门文献丛刊》的一种重新印行。《清白堂稿》除了对东南沿海局势的建议和担忧，从历史文献角度来讲，也有其他古籍无法比拟的价值。还有他的《四书讲义》《仕学潜学讲义》《笔记》等，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蔡献臣的长子蔡谦光也是一名秀才，也有诗著传世，被《同安县志》列入《人物录·文苑》。

传后代乾坤正气

蔡献臣逝世的第二年，朝廷追赠他光禄寺常卿，晋赠刑部右侍郎，墓在同安县南前街后山。其父蔡贵易任官后，在金门故里原建有一座官舍，人称“官衙”。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十三日遭倭寇焚毁。蔡献臣移居同安时，购置东山草堂和城南别业望洋庵，出任后，又在同安县城南门外构建“怡园别墅”，池种荷花，地植果树，池北筑“一鉴轩”，还有读书楼。

蔡献臣不仅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历史人文文献，他一家四代还在同安留存了大量文化遗迹，在翔安董水村有蔡献臣为他父亲蔡贵易墓葬所建的“望洋阡”。金门有座戴洋山，上面埋葬着蔡献臣的祖父、梧州府通判蔡宗德，蔡献臣修筑“望洋阡”石坊是为了让葬于董水狮山南麓的蔡贵易能望到金门戴洋山的父亲墓地。“望洋阡”石坊朝向金门，遥望大海，一份思乡愁，也把同安与金门蔡氏后裔世代思亲念祖的情感包含其中。

现在厦门除了蔡献臣、蔡贵易的墓外，还有蔡氏祠堂、蔡献臣故居、蔡献臣的儿子蔡谦光的墓。蔡献臣 79 岁那年告别人世后，朝廷认为他品格高尚，赐祭葬，并赠予“少司寇”之衔。蔡献臣在金门平林原来有宅第，名为“怡穀堂”，又有书轩，保存全好。如今在访问他在同安的墓时，会看到墓前有半月形丹池依然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石刻上的褒联意味深长，写尽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

立朝屹如山，居乡清如水，真乾坤正气，能绍德开来，为江南之夫子；宅心温似玉，接物煦似春，堪砥柱末流，使民思士仰，称北斗之一人。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明朝朱祖文在《北行日谱》说过的：为清官死，死有余荣。